

# 杏花满天红



扫一扫,听《杏花开了》,乘“杏花专列”,赏托克逊万亩杏花园

文/姜欣 作者供图

周末读书,读到李清照的词“浓香吹尽有谁知,暖风迟日也,别到杏花肥”,不禁感叹,其实李清照就是一个如杏花般的女人,她一生经历国破家亡,结婚离婚,百转千回,跌宕起伏,却留下了“人比黄花瘦”、“凄凄惨惨戚戚”、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”的美丽、悲凉和豪迈,像杏花春天开花时绚丽灿烂的无限风光,也像杏花春尽凋零时的凄楚悲怆。

杏花可能并不是春天最早开的花。2014年3月5日,我们的援疆大部队进入吐鲁番时,那里还是满目沧桑,完全看不到一点春色。不过,20天后,杏花开始探出枝头,小草开始泛绿,维吾尔族老乡开始把埋在土里一个冬天的葡萄藤挖出来,搭到葡萄架上——于是,一个生机勃勃的吐鲁番完完全全地从寒冬中醒过来,就像一个大型乐章,杏花是第一声响,接下来是一波一波的浪潮。粉红的杏花染遍了田野、山坡、庭院、路旁。在我的印象里,吐鲁番的杏花不是“一段好春藏不住,粉墙斜露杏花梢”的掩面含羞,而是春天乐章的最强音,整个世界都被染得通红,从高昌区的上湖村到鄯善的库木塔格沙漠,再到托克逊南湖村的万亩杏花园,呼啸着、奔涌着,上演着色彩浓郁的春天故事。



托克逊的杏花,从含苞待放到万花争艳再到花落无声,情状都是极美的。

在万亩杏花园里,你看到的不是一朵两朵的娉婷,也不是一枝两枝的婀娜,甚至不是一丛一丛的斑斓,而是汹涌澎湃、震撼人心的繁花似锦。而与此相呼应的,是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杏花节的游客。三月,新疆大部分地区还是天寒地冻,唯有温暖的吐鲁番盆地率先开始了“新疆第一春”,那些窝了一个寒冬,急于踏春的游客们就乘着从乌鲁木齐出发的“杏花专列”高铁如潮水般地涌来了。一时间,吐鲁番成了欢乐的海洋。维吾尔族老乡把自家的小毛驴打扮一新,做成花枝招展的驴车,当地人俗称“驴的”,“驴的”上载满了欢声笑语的游客。老乡们做的各种美食、馕、馓子、拌面、抓饭和各种干果被游客们一抢而空。各种游戏节目如斗鸡、斗羊和欢乐的歌舞盛会也隆重上演。杏花园里,姑娘们百媚千娇、争奇斗艳,孩子们的笑声荡漾在天地之间。吐鲁番的春天,就这样在倾城狂欢中轰轰烈烈地登场了。

在这样倾城狂欢的春天里,我想起了一个叫陈书国的年轻人。书国最初是一名援疆干部,去援疆时还不到四十岁,正是春天般的年龄,内心深处是熊熊燃烧的火焰。在吐鲁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,他如一盏灯,照亮着无数风风

火火的时光,把全部的爱交给春风,融化了所有的寂寞和冷清。他成立“杏花诗社”,成为了“杏花诗人”,留下了一首首温暖明媚的诗歌。后来,他决定留下来,从一名援疆干部变成成为一名留疆干部,成为了吐鲁番市旅游局局长,参与策划和组织了杏花节、葡萄节等一系列活动,直到被查出罹患绝症。

在书国病重期间,我去看望他,他是笑着的,他的年轻、瘦削、苍白和眼睛里流露出的令人感动的友善,让我的心疼痛不已。书国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“我好想念吐鲁番,我要回去。”书国的妻子曾雪晴是一个知书达理、坚强贤惠的大学老师。在书国去世后,雪晴对我说:“书国决定留在吐鲁番时,我是不同意的。我就是个普通的女人,我只想书国留在我身边,不要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。”雪晴曾眼含泪水傻傻地问书国:“我是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?”可惜,那时的书国已经讲不出话来。雪晴说,后来我才想清楚,书国的心中有我达不到的境界和理想。只是,生命的链条无法续接,人生是一转身便往往没有后来。我安慰雪晴,书国虽然走了,但是他的诗、他的歌声还在。每当杏花开放时,那首由书国作词的《杏花开了》的歌就在到处传唱:“杏花开了,春天来了,我给你唱歌了。阳光暖了,冰山融了,坎儿井水流了。苜蓿绿了,马儿追了,牧人醒过来了。风车转了,榆钱摇了,葡萄藤上架了。羊群走了,鞭儿响了,都塔尔拨动了。杏花开了,春天来了,我给你唱歌了。”

盈盈花丛中,脉脉不得语。我写过一篇纪念书国的文章《春天来了,杏花开了,你却走了》。人生这场旅途,一路走来,一定会伴随着悲欢离合,花开花落。你走过的那些路,你留下的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,就是你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。有些事情,也许走着走着就忘了;有些人,也许走着走着就散了。但一定会有一些留在心灵最深处的东西,也许是再也见不到的笑容,也许是再也听不到的问候,也许是再也不会转身的背影。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?面对曾经,永远记住你是怎样走过;面对现在,我们要比过去更加美好。

我在吐鲁番援疆的三年里,一直住在一条叫“柏孜克里克路”的街上,对面是一所小学。每天早上,我从自己的住所出发去上班,和一群上学的孩子们一起,在交警的指挥下穿过马路。维吾尔族的孩子长得特别漂亮,大眼睛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,每个孩子都不会忘记用流利的汉语礼貌地对交警说“谢谢叔叔”,这时候,我的内心就如明媚的朝霞一样温暖灿烂。穿过马路,走到转角处,就有两棵杏花树在等着我。我会看到它们从一小朵的花苞开始,先是朵朵粉红,如点点胭脂,随着花瓣的伸展,色彩慢慢变淡,直至一片雪白。每天上班下班的这个转角,那朦胧淡远的杏花,就成了我喜悦的等待。隐约记得有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叫做《转角遇到爱》,就觉得很像我在吐鲁番的生活状态:全力以赴地工作着,无比深情地热爱着。

就是在这条叫做“柏孜克里克路”的街上,我认识了乡镇小学老师贾国宏和他的维吾尔族妻子祖丽菲娅。第一次知道贾老师是看到他作为优秀教师上台领奖,第二次是到他家去做客,并惊讶地发现他的妻子竟然是一个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。祖丽菲娅,就像一朵美丽的杏花,由远而近地飘入了我的眼帘。

贾老师在乡下的小学任教时,祖丽菲娅是他的学生。祖丽菲娅家境贫困,因父亲长年卧病在床,母



亲一个人扛起全家生活的重担。懂事的祖丽菲娅决定辍学,与母亲一道打工赚钱,贴补家用。贾老师为了让祖丽菲娅能够回到学校读书,决定资助她上学的所有费用,直到祖丽菲娅大学毕业。爱情的种子最开始是在祖丽菲娅的心里萌芽。面对如杏花仙子般美丽的祖丽菲娅,贾老师很是犹豫。贾老师多年来资助了很多维吾尔族的老乡,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得到任何回报,祖丽菲娅的爱更是不曾奢望过的。没想到的是,祖丽菲娅的父母也看上了这个朴实、勤奋、热心的汉族小伙子。祖丽菲娅的父亲去世前,对贾老师说:“这个家就交给你了。”

幸福的家庭都是这样的,爱、尊重、融合、体谅,让一个维汉结合的家充满了平凡的温馨。爱情的到来就像杏花开了,最好的生活也就这样次第展开。

在吐鲁番的那些日子里,我总是能遇到这样的好故事,就像《诗经》中的句子“邂逅相遇,与子偕臧”。“臧”是“美好”的意思。所以,即使在杏花飘落、缤纷满地的时候,我也一点都不沮丧。我知道,春天去了,还会再来。在吐鲁番那些春风拂面,花影照人的日子里,我变得从容、恬淡,心中有爱,处处皆风景。那是人生的风景,也是心灵的风景。

早些天,有与我一起援过疆的队员问我:“你还记得2014年3月5日我们的援疆队伍从长沙出发时,你代表所有的援疆队员作表态发言时说的话吗?”我回答:“当然记得。”我发言的标题是:朝着春天出发。

其实,那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后面会有怎样的故事,令我想不到的,我人生最难忘的春天真的就是从杏花三月开始的。那沉静蔚蓝的天空,那一望无际的原野,那明媚绚烂的鲜花,还有那些让我永生难忘的人,让我变得坚强、美好,内心充满着爱和宁静。这个在春天里成长的故事就是这样:走着走着,花就开了;花开着开着,生命便美好、圆满了。

杏花开,春天来,我给你唱歌。

世界,就这样,慢慢变成了我梦里想要的样子……



作者姜欣,系湖南省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。曾任吐鲁番市委副书记、湖南省第七批援疆工作队总领队、援疆指挥长。